



宋書卷六十七

三氣梁謝靈運

約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
 慧為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
 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
 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三
 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
 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

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
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
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
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
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
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
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闕二河汾來
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
三辱之憤可謂積禍纏纒固以久矣况迺陵塋幽翳情
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

宋公得旨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
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
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成九伐申命六軍
治兵于京畿次師于坂上靈檣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
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
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
於滑臺曾不踰月三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鑿窠使臣遵
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暨頽

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
江亂淮遡薄泗汭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
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
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
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千載靈神萬乘休德益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
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
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
以永冀省輜質以遠傷睽謀始於著蔡違用舍於行藏

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借煦賞彌久
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類於松玉
擢纖枝於蘭達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歡太階
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旣正
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
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
塞及平闕郊伺鄙闕四於乘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
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澠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
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

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
經綸總九流而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
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
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旂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
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
於洛汭就終言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
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
於鹵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
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主命

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
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
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
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
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
綯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
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
以消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
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

隆安之致寇傷龜王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豐難而
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
兼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滓至如昏禋
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
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
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倚務
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闕六字來
之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
飲於源淵惠要襍而思躡援冠弁而來虔視冶城而北
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

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
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
介以抗維初鵠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涓匝三世而國
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唇亡而齒寒載十
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
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泐萬
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
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旣勅而國圯彼問
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
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

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
眇歎王路之中鯁蠢于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
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
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
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
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
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
壇懟一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
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
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阼而不見橫榛

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
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
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以振
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
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穀連
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迺屆歐陽入夫江
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
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山
而怡目林叢薄路透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

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紛
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
於是抑懷蕩慮揚權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
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淠
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賦聖藉鹽鐵之殷阜
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益
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
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
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
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窺下帷幙而論屬
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
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
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
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
德非陟而繼宰豐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
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
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
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

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
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迥邁逗白馬以憇舫貫射陽而
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
路交過一面芄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積沙負千里而
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觀生烟而知墟闕六
字闕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闕四
字闕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飈之
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
疚情此思心其可悅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

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鶴鳴之

在埵

闕四字

躅宿驚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

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闕匡嗟仲幾之
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
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
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
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
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
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
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真吝始熙績於武關卒

數功於皇盾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
翳畧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與念眷逸翮而思振戾
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焱於
海濟驅鮐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澨託未命闕二字雲
冀靈武之北閔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
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旣雲撤於胸城遂席卷於齊都
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
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武以譎狂
究謨奮於東藩釋未謀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
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

草漸苞於熾壤桐孤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
於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
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
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
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
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
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
之徽德爰識沖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
道旣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
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

瀟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
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扇擾譙賴其誰任
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
而在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
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
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袵江表此焉緩帶
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
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嶠而將秦值秉均而代謝
實大業之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
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

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
於曾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
將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
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
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
而傾湍始颺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
忘卽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
義害嬰而慢豐疑縲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
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姝於末詞陟亞父
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

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已
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饌發汴口而游歷
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
之權爭方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
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烈傳芳素
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
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
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蹇則不俟於終日
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
驚散葉蕙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

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
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謫愁衿兮鑑戚顏愁盈
根而蒞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
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像於京甸違險
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檣而流漣願關鄴之遄
清遲華鑿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
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
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
者之政焉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
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

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竝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

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旣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

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
 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
 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
 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
 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
 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廼語種以免憂
 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
 鶴之塗何由哉以理以相得為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
 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
 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
 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為所樂古合宮衢室皆
 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缺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

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若
 陸機領成都眾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

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闕於巖壑幸兼善而罔

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易云
 上古

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蓋取諸大壯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

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免
 闕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昔仲長

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

貞銅陵之奧卓氏充鈇規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

之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

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遜之

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

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

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後

應據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

據邨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

得周貞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行卓王孫採山鑄銅

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

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鈇裂帛為衣曰槻金谷石季倫之

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確其鎮下邳時過

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

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

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

缺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方

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

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

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

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

載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

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圃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

江海洲渚以為苑圃缺

之珍缺于乘燕嬉之所非缺憩止之覽明達之撫運

缺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於刊勒狹三閭

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

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

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

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

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

十四

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

吐款跨紆縈絲聯邪亘側直齊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

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

謂四面有水而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

也抱含吐吸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

迂回處謂之邪亘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

滂閔劓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

遠江派深越於近瀆土田在下湖之水且名爲田口下

谿南谷分流谷鄣水賦入田口西谿水出始寧縣西谷

鄣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溪便是關之背入西谿之裏

得石塚以石爲阻故謂爲塚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

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墜

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劓在石滂

之東谿透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

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嶠崩飛於

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

謂剡江及小江此三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

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見狀也

嶠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

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闕亭用槃

石竟渚並帶青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

林而連白沙也

曾孤臨江竹綠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

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實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

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下壁高四丈赤故

日照澗而映紅會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並臨

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近北則二巫結湖兩習

爲陰鳥集柯鳴便謂爲風也

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修隄之透池吐泉流之浩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六十一 地理志

七

澹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習周回在西圻北

邊浦出江竝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

所猶在兩習皆長溪外習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習亦

湖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巖闕四宇

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竝是北邊

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

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檜谿之紆

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

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

氏鄰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倚角並是奇地三菁

是縉雲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

石橋過檜谿人跡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巖漫石崒崒對

嶺巖孟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嶽崎而

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日之上別浦入其中周

上緣江唐巖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

磁下郗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崒崒與分界去

山入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

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巖山甚奇謂白爍尖者

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

曰孟埭芋薯之膠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

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遠西則缺四十四字

通嶽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缺

缺其南流之 出巖其南流之 遠北則長

江永歸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

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

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崑崙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迺沈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徒觀其南術之缺

生巖缺

成行缺

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會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

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

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

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

慙於海若

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

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巖勇門以南上便大閩故曰成行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

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懼於海若事見缺莊周秋水篇

缺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

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

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

遠嶺闢東窻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

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窻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上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 阡陌縱橫塋埒交經導渠引流脉散溝

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

麻麥粟菽候時規節遞藝遞孰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

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

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慈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言所以紆餘也水草則萍藻蒹葭菴蒲芹蓀蒹菰蘋蘩蕪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舉豈蕙草之空殘卷敏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

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箏出離騷敏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

云江南采蓮秦箏倡兼茄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叙本草

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

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

舊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

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

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

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關二字根也五華者董華芫華檉華

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栢實克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關二字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

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香林蘭支子卷栢伏苓並皆仙物凡此眾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

乾隆四年校刊

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
亦蕭森而蔚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指玄雲
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茂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
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
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
苦箭大葉
一者筍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
甚細密吳中以為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
竿挺之屬細者無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蔚蔚皆竹
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
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鷺
棲食之所崑山之竹任為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
吹之為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
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松栢檀
櫟闕桐榆檟柘穀棟楸梓檉檇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

高沃堵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

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

衢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蒨承和

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合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
其美者載之

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
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韓韓也植物既載

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自相音備列山川寒

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數種
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

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自狀相其音聲則知
山川之好興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魚則鰕

鱧鮒鯉鱖鮠鯢鱣鮪鮫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雲鮮喙藻戲浪汎苻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

旋鱸紫乘時以入浦鮫音寸鮫鮫音尺鮫鮫音尺沿瀨以出泉鮫音優鮫鮫音附鮫鮫音禮

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鮫鮫音尺

則鷓鴣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鷓鷓音尺

時鷓鴣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荑生歸北霜降客南接

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

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鷓音昆鷓鷓音洪鷓鷓音溢鷓鷓音左鷓鷓音傳

反鷓鷓音秋鷓鷓音路鷓鷓音鶴鷓鷓音鶴鷓鷓音相鷓鷓音唐鷓鷓音公鷓鷓音之鷓鷓音馬鷓鷓音與鷓鷓音此鷓鷓音鳥鷓鷓音色

亦雉之美者此四鳥竝美采質鳧音符野鴨也常待晨

而飛鷓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鷓雉時哉時

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為神也事見左傳朔

禽鴈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歲莫云鴈

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荑生歸北霜降客南山缺映水自翫其羽儀者山上則猿獬狸獾狂

猥獬獾山下則熊羆豺虎獬鹿麋麋擲飛枝於窮崖蹕

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猿音哀猿猿音猥猿猿音猥

力之反獾音火丸反犴音五懸反猥音曼似獾而長狼

之屬一日獾猥音安黠反獾音弋生反狸之黃黑者一

日似玃豺音在皆反獬音元野羊大角麋音鬼緝音不緝緝音不

玃反麋音京能踣擲虎長嘯後哀鳴鳴聲可翫緝音不緝緝音不

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

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

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鮒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八種皆魚

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永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

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說豫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於林池也

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謂歌哭諍訟有諸誼諱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藝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

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可待為己之目用也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

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云初經略躬自履待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

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舍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對日以千載

猶恨相遇之不早

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云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大山外緣都絕魚肉不

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樓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賤物重已棄世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

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目撫雲

覬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

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與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章叙

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師出列仙傳洞真經

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

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

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籥于谷楊

勝所拮秋冬蕭獲野有蔓草獵涉蓼蕘亦醞山清介爾

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播熟慕堪高林剝芟巖椒掘蒨陽

崖擿攤陰標晝見拳茅宵見索綯芟菰剪蒲以薦以菱

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

月樸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

此一章謂山水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

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蘆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藟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苦播播酒味甘並

至美兼以療病播治癰核木治痰洽樾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芟音及採以為紙蒨音倩採

乾隆四年校刊

大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

以為深攤音酌採以為飯若迺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
 採蜜樸果各隨其月也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嶠阻
 風瞻雲方知厥所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
 處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
 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漑灌以環近諸
 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淩阜泛波水往步
 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
 葺館殷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因
 卅霞以蘋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闕之
 未牽鴟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翩沈泉傍出潺
 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磴礧於西雷修竹葳蕤以翳蒼灌

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
 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
 回互椽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
 斃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遐逸於人羣長寄

心於雲霓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

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岵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

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

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

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缺南缺池東

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

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
 山為鄣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
 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去
 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窻
 對山仰眺曾峯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

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窻戶緣崖下者密竹蒙逕
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
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
岫喂曲之好備盡之矣刊剪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玩
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因以小湖鄰於其隈眾
列其表側傍緬缺為異觀也
流所湊萬泉所回沉濫異形首誌終肥別有山水路邈
緬歸汎濫肥誌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求歸其路迺界北山
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
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
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
澹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

知左右

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石州岸草木

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祖而是崑川有清
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
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
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
舉峯則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
穴凡此皆異所而成善殊節而俱悅土山載石曰祖山有林曰崑此章謂
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叙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
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

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綿續暑待絺綌朝夕餐飲設此諸

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思日為左右揚較而陳之

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

巘杏壇柝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

帶谷映渚樾梅流芬於回巒榭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

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柝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頴諸處故云殊所也哇町所藝含藥藉芳蓼藪蓼薺葑菲

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殫感時而負霜寒葱標倩以

陵陰春霍吐苕以近陽

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闡云寒葱挺園

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

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

而憇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

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此皆住年之藥

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

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

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慝於予情諒僉感

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

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

雪惕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
傳古今之不滅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

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為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

之權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
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觀騰翰之

頡頏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

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事也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表見柱下之

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殞於道術詹

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

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

策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歷之書或平生之所流

覽竝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

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昔齟齬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

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

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

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闌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

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若廼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

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止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

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

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奉芳關拾八字

關拾八字萊庇蒙以織畚皓樓商而

頤志卿寢茂而敷詞關六字鄭別谷而永逝梁去

霸而之會關六字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

墀咸自得以窮年眇真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生者莊

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

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

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

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于宕山好餌木告

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岷巖之山楚狂

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蜀

峨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

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絀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

芋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

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可

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關遂與弟子別

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

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暨其窈窕

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

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

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明五

復多云冀夫賞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

音悟夫此旨也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

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書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董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

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耻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未遠師隴外東虜乘虛

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經畧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

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貴在得時器械旣克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

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
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
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
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
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
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鼉錯興言
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
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
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
德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

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何敵不滅矧
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
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
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
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
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
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
嘉五年靈運旣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
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

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

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會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

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
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
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
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
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旣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峽嶺湖
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
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讐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
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

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
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
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
嘈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
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
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
何事及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
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
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
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

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
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疊今影
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
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
歸欵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
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
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
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
斬刑主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
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
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
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
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
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
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
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
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之後功

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爲劫盜有
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
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
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
心自覺前斯痛久已恐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
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
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其對秦馮叔殊宗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失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
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

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
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
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
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
班賈體變曹王縛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
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立風獨振
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
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立珠逾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
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立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
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
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
言之非謬如日不然請待來哲

言必非焉收日不然請許來昔

夫覺審對撫廢去之廢數廿之賦音亦亦以詩之賦此

被中音漸天知音留與聖合則由思至悲蔡曹王曾無

音軌臨贈卑高而先自變人以來此類未跡至於高言

零雨之章五其賦風之句並直舉聲韻非詩詩與五以

士效變風高賦賦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蓋救兩何之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宋書卷六十七

宋書卷六十七考證

謝靈運傳縹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方怨天

而懷悲○監本失訛夫持訛時迨訛造今據本集改

正

亦何議於兼求注非缺二字憩止之缺○本集作非幽

人憩止之鄉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

後○臣照按文人應作丈人慧業斷句丈人二字屬

下句丈人稱顛也今慧業文人之語遍天下而未察

其文理如以丈人斷句則陟接生天在靈運前仍復

成語耶况南史本作丈人胡對主天主靈靈前四野
下向丈人醉醴也今慧業丈人之語靈天可而未察
第○丑照 對丈人對丈人慧業潤回丈人二字靈
野首觀既慧業丈人主天當并靈靈前四野必并靈靈
人懸土之靈

亦何難於兼求其非

疑二字

懸土之靈

疑

○本兼非非出

五

而對悲○靈本共指夫林指却也此靈今疑本兼也
攝靈野對靈靈前四野必并靈靈前四野必并靈靈

宋書卷六十七考證

宋書卷六十八與王岳共譚陳如也劉冬寒且每事並

何於梁尚書事賈平沈沈將軍南俞約陳史共指撰姑

秀列傳第二十八人遊者中階晉書南俞京三批諸軍事

新魏武二王願察又各代到輝事劉駐六年甲辰對王

限諸軍彭城王義康餘班檢三十人共指常對沈軍破

謝回三南郡王義宣又受階晉陳師乘采益南北秦八

彭城王義康年平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

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

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

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
將軍如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三州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卽位增邑三千
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并部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班劔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
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
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
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
府竝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

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
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
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
善政爲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
薨解侍中辭班劔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
劔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
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
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
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
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

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卽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

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

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
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
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
忠奉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豐加以罪黜每採拾
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內外
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次啓太祖陳其家
貧上覺其旨義康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
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
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屬倉卒曰我已用
王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

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
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
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
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
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
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
邵秀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
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其日刺義康
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
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豐義康上表遜

漢劉四女代 先書卷之六十八 列傳 四
位曰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
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
不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
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卽戮王猷載
靜養疊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墮谿壑有何心顏
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
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
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
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沙門
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

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
寵讒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
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參
軍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
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
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
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
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思
殲夷之罰以盡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
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

千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
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
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
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
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成通三才必理關
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摻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
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
天網沈鱗於溟海况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
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絕于內形隔於遠躬
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

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
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
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算
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
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
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
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
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
味旣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莫不
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

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
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
下前事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
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閔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
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豐廬陵王
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
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
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己計莫不結

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
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
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書言
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
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
難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
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
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
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
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

晉書卷之六十八 列傳
十一
昔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卽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卽

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豐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

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羣醜千里相結
再議宗社重闕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歷方永故姦
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
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
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允女
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
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
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
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

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
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
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
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
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同衆佞
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
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
况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
邊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
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上慮異志者或

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烏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忝祖

遠支猶或慮親降霜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宇阜陵愆屏身逕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姦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卽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煢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羣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芟榮施污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悻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遣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

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
絕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
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右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
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
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
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時竟陵羣蠻克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又領石
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
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

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
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
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
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
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
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
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
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
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
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

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
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
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
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
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
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誚而已
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
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
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晷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
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

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
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曰
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
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爲
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卽時起兵徵
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
衆三千助爲前鋒世祖卽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
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劔四十人持節侍中如
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諡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
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護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

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竝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竺超民爲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勅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

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

左悉稱名遣傳奉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
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葦淳戚昭
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
歷算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
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紛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具
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
寢處凶世甘榮偽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
罔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同
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動高古賢魯爽協同

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
寢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
狡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
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
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
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三朝之遇臨
表感愧辭不自宣上詔答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
屯難家國陪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寃耻遠
憑高算共濟艱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臧酬勳實表
心事批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茂聞末德先著勤王

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誼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輶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江鳴鑿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暮稔

復覩斯豐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動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知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旣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哀升進

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
及人羣思報後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
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
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
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
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
憑恃末戚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疆力
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
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
兕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

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劉
雍其意見可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
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
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
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
前勳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
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
武英斷羣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
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
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

漢書卷之八十八 列傳
三十一
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
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湛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
離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
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
中夏口以第八子怡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
曇韶萬餘人北誅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旣出拊
膺曰阿兄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
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
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
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覺生所統近聊率輕

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
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
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郤月城營柵
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
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
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修書表心
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且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
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
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
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

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瞋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鑑赤城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勳莫與

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謗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輒屬韃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旣盡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戍南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

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
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
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
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爛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
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
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
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
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
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
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

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
萬餘人義宣旣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
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
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
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爲之
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
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
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勝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愔及
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
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

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虜既失秀所在
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愔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
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
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
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
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
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曰義宣反道
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
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憂
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

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
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
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
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
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
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棕愔恢憬愔悛
悖怡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
明凡十八人愔恢悖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悛悉達早
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叅軍顏
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

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
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
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
竝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
恢字景度旣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
南護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停都邑太祖欲
令遷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徵爲黃門
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恢
棕憬悞繫于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
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土趨

廣莫門劾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
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
走矣此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
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卽除侍中俄遷
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
恢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
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
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
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恢子善藏
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十歲封

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世祖以爲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蓋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諡曰悼侯恢封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徐遺寶字石雋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

旣叛遣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遺寶遣長史劉離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離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旣至擊玄楷斬之離之還湖陸遺寶復遣使人檀休祖應玄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譙人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爲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諡曰烈子富貴之辭限異也尚具之言以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

之下食藜藿之美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
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
為太息繼于食邑四百戶大即中軍將軍奕世陳
許濟界土人薄安之勳首京邑夏對
朴所勳之淋開以亦貴借戲寶東北後官與
相前籍定學文計禮之起之
思詰未
戲高平太守王
戲寶
宋書卷六十八

宋書卷六十八考證

彭城王義康傳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南史令字
在扶字上裴子野論稱曰扶育而通鑑從宋書作扶
令育恐當以南史為是

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閱不廢親

也○臣照按兄弟雖閱二句毛詩無此語蓋左傳富

辰引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而釋之曰兄弟雖有小

忿不廢懿親也古人引書舉其大意往往如此

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龍南史作麴北對

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子恠愷恢燥燠悒悒○臣承蒼

南按下文稱恢為嫡長又云劭收恢及弟愷惔惔恢
繫於外是惔愷皆恢之弟也南史亦云長子恢此傳
叙恢于惔愷之後恐誤書舉其大意耳

吳臣只弟閔伏辭伏繫其詞而難之曰只弟雖有心

出○且烈 楚只弟雖閔二向手若無也請蓋立斬富

好語云無計人之言人實不計又云只弟雖閔不烈賊

今直恐當以南史為是

并其定 士斐十裡 蘇曰并育而無礙并宋書并其

道姓王美東斬 蘇參軍 東并合官○南史今字

宋書卷六十八考證

宋書卷六十九

黃出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少有局力不向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
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
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為太尉行參
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為功曹

南按下文稱恢為嫡長又云劭收恢及弟愷惔惔恢
上繫於外是惔愷皆恢之弟也南史亦云長子恢此傳
叙恢于惔愷之後恐誤書舉其大意耳耳

○此句與前文辭似其詞而釋之曰只與雖齊小
好語云無計人之言人實不計又云只與雖聞不烈賊

今有恐當以南史為長

○此句與前文辭似其詞而釋之曰只與雖齊小
好語云無計人之言人實不計又云只與雖聞不烈賊

宋書卷六十八考證

宋書卷六十九

黃出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暉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少有局力不向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
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
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為太尉行參
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為功曹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六十九 列傳



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
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
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
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
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
以本號徙爲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
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
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
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

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
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
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
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
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
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
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
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
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三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

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旣亾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竝被任遇湛常

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欵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

敬文之奸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諳前事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
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月詔曰
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奸諛夙著謝晦之
難潛使密告求心卽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
收後効寵秩優忝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
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羣構扇同異附下蔽上
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曜九族乘理
者推陷必至旋觀奸慝爲日已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或
悛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悖言懟容罔所顧忌險謀潛
計瞬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

違度震蝕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
歎昔齊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
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大將軍從
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竝從誅湛弟素黃門侍郎徙廣
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
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
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士
流所怪執轉右軍參軍入蘇尚書少其頃出爲陝州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廁產之
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

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
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
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荊州別
駕從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
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畢憚行辭以脚
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
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將
葬祖夕僚故竝集東府畢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
在直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
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畢宣城太守不得志乃

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
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暲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暲在
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畢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
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
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爲揚州未
親政事悉以委畢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
七尺肥黑秃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
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旣畢畢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

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爲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旣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爲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畢

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竝爲上所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旣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

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豐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

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劑劑耀疾卽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

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
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土熙先遣婢
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
七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
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
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
款密當仗要之二人竝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
匡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
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
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

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
義康者又有別簿竝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爲檄文
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
有一匡之勲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
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
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
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豐起蕭墻危禍
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兵犯蹕禍流
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十玄莽開闢以
來未聞斯比率土叨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

糜軀之報湛之畢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卽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主羣萌莫係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勲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識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竝命羣帥

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勅逆誠禍亂預觀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庭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畢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

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
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
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何求
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
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
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
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
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
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
側之惡非唯千代況此等狂亂罪戾終古所無加之翦

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
裂逆黨豈非功均勦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
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
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後吾當
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二
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
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畢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
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畢本無素舊中
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
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

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不及藩輔驅扇
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
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畢及謝綜等意欲
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
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
不可失識緯天文竝有徵驗畢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
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卽以啓聞被勅使相酬引究其
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
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
啓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畢素無

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
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
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
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畢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
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竝皆款服于時上在延
賢堂遣使問畢曰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
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
而已云何乃有異謀畢倉卒怖懼不卽首款上重遣問
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竝已答款猶尚未死
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畢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

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泥下朝廷許其犷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畢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畢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畢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

事何得至此畢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畢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畢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狗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

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蝥蝥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
大明舍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
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
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
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
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
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誠
方來若使竟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
貪及視息少得申暘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
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

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
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竝天
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在獄與綜
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
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畢
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
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
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
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
此路行復卽畢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

二旬畢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
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當前共疇事時無不
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
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
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畢最
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
勢不復久畢旣食又苦勸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
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

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
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
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
先下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
已畢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
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顏色不怍妻
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漣綜曰舅
殊不同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
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

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畢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
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耳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
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
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
妓妾亦盛飾母往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
被叔父單布衣畢及子藹遙叔萋孔熙先及弟休先景
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
許耀諸所連及竝伏誅畢時年四十八畢兄弟子父已
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

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卽位得還畢性精微有思致
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
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
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
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
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
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
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
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費覆滅豈復可言

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

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趨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

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文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

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竝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小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

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
 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此語極其
神只是常云此只說陳蔡如門可採收晏言
萬心而整然文則竟意未嘗有惠撫我執手二十舉小
筆幾不辨繪竟不效諒我此各舉自宜並實姑亦之
士無中未育一秦以濟此承不辨矣昔書繼心亦存意
音不映似到而來雖少指說而自說無亦嘗以對人
說亦身回異源其中豈無言之不盡於此之意蓋難之
樂難也亦必自戰則說非據證為有知然至然一錄
 宋書卷六十九 冬貴古類今所以辨說耳言耳音然音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范蔚宗傳在道語笑初無暫止○暫止南史作慙耻

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推一本作雖

袁淑

袁淑字陽淑

年數歲伯湛謂淑人

弘所賞不為章句之說

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

彭城王義康命為軍司

接意好其疎劉湛衣

宋說與夫推長

蘇恭宗斯五嶽齋笑既無漕五○漕五古史引涉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宋書卷七十

袁淑梁良階曰不沈

撰下官

列傳第三十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迺豔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竝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為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踈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為

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尙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鑿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

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休於能濟矣乃者爨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涓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旣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

躡破後先介逼捨陵行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
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疔禍游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
寓衿帶進必傾實河隘扁固退亦墮滅所謂栖鳥於烈
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
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
猶弗委割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夷
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
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氓願履畝以稅既
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
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

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
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閒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
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
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縉命宜選敢悍
數千驚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
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
鍛獸讐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囷浮山如有決罽漏網
透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亮部勁卒梗其歸塗
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轉無旋矣於是
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其僞遁羸

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
蕩貿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
威席卷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
雲集歷亂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
風之儻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旣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
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外青蓋西巡翠華東
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
山沉河劓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
今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

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
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旣歟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
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宜誠感泉雨
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
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獻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
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
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
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
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
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枝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

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纏土纓綏翦焉幽播
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
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
發險易之前抵與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
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
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
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
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
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
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蠶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閔施

但坐幕旣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
國之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
闕上竿燭郭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綜微敢露
昧見無會昭採淑喜爲誇誕每爲時人所譏始興王濬
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
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
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
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惜
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
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

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
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
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
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味夫嗟金者哉不腆供
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遷太子左衛率
元凶將爲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
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日
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勦力淑及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
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
効節况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

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
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
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息之劭左右
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
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
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
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
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卽
位追贈太常賜賚甚厚世祖卽位使顏延之爲詔曰夫
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

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
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
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
難未云出其右者與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
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曰袁淑以
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
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
給稟祿文集傳於世子幾敬稜凝標敬世宗步兵校尉
疑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國
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薜華朝露未足以言
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
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嶮而未之斯遇謂七
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
敗尺璧若乃義重平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
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宋書卷七十
袁淑傳檜稽而起晨壓未陣
○袁淑本集檜作會
臣承
蒼按字書稽計也會稽之地亦以會諸侯之計得名
應從本集
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外
○外南史作升袁淑本集亦
作升
太宗初與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
○劉湛于太祖元嘉十七年被誅太宗時安得為冠
軍將軍湛字誤

宋書卷七十考證

袁淑傳檜稽而起晨壓未陣
○袁淑本集檜作會
臣承

蒼按字書稽計也會稽之地亦以會諸侯之計得名

應從本集

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外
○外南史作升袁淑本集亦

作升

太宗初與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

○劉湛于太祖元嘉十七年被誅太宗時安得為冠

軍將軍湛字誤

軍旅軍旅字號

○隱恭于太師元嘉十三年始太宗神武將軍
太宗既與四古四又其如龍引以麻律其族主戴
於代

蘇於本集

蘇於天許蘇戰森舉戰伐○公所使於蘇於本集也
蘇於本集

宋書卷七十考證

宋書卷七十於古軍旅軍轉於中吐魏魏軍於為蘇
門於梁師母平朱沈以陣直不約於蘇於蘇於撰國蘇
蘇列傳第三十一蘇奮於蘇軍南道於蘇於蘇太守於黃
蘇於徐湛之江湛蘇王僧綽宮於蘇於蘇於蘇太守於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郟人司徒羨之兄孫吳郡太守佩
之弟子也祖欽之祕書監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
主為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並幼以達
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
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
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為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

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吳門嫡長早罹辛苦外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膺情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竝以孝謹聞元嘉三年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去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

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旣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宣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卽日入宮旣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

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十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竝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尙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諡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湛之遷

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晔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晔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賊臣范晔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鞠對伏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旣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

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畢等
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
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報示天文末云
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爲
目旣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
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齎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
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矛盾卽臣誘引之辭以爲
始謀之證銜臣糾告竝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
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
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

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
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
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
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
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
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
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荅惟心無
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啓至於法靜所
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卽以聞雖晨光
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
四
寇乾施舍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
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
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
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讐隙之
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驚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
嬰伏劔爲易而覲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
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
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
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
鑕土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

出爲前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
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
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
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時有沙門釋
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
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揚尹領
太子詹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
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
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
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轉尙書僕射領護軍

將軍時尙書令何尙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尙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尙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尙之並受辭訴尙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畢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尙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有

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爲上所愛而鑠妃卽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旣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弒之旦其父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卽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旣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

淳熙四年秋氏
先書卷之十一
列傳
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
所殺恒之嗣侯尙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
聿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立改觀曰空城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
聞愛好文義喜彈碁鼓琴兼明算術初爲著作佐郎遷
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
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
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
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還爲司徒從事中
郎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

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
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
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
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尙書家甚貧約
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
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
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
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
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
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

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自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卽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慤慈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

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升血世祖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諡曰忠簡公長子恁尙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爲著作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尙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尙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

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
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
王華並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旣劣位遇亦輕僧綽
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
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
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
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
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
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
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世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

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
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
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
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太
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
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
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
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

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大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頌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侯初太社西空

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顛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讐釁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蠱外興天性旣離愛敬同盡探雀請熊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同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

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
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
綽綽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
謙冲名高兩代朕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天封魏
史曰甚矣宋
劍關長門未爲濟國書古對
白以晴字兼吉因前以
蘇蘇如壽亦賦
鍾子其
宋書卷七十一

宋書卷七十一考證

徐湛之傳父達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達之胡藩
傳及南史諸傳並作達之

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臣承蒼按上文稱會稽公

主臧皇后傳及諸王傳皆稱會稽宣公主此詔獨稱
永興公主豈先封永興而後乃改封會稽歟

及長頗涉大義善自位待○位待監本作特持今從南

史改正士當明其人

門生十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南本作乘之此
王僧綽傳從兄徽清介士也○臣承蒼按僧綽伯父孺

王之子名微與僧綽為從昆弟無名微者微嘗舉吏部
門郎不就卒贈秘書監有生自華宗身安隱素之詔此
去清介士當即其人微字疑即微字之訛

又身微起大善善自出於○微於盟本於林今於南
永興公主豈大桂永興而為之知佳會蘇煥

主煥皇司微文高王微皆蘇會蘇煥公主北臨蘇蘇
臨曰永興公主一門微文○蘇會蘇煥蘇士文蘇會蘇公

蘇又南史蘇會蘇煥蘇士文蘇會蘇公
蘇煥之蘇父蘇之尚高○蘇文會蘇公主○蘇之財蘇

宋書卷七十一考證



